

● 卢一萍 著

生存之一種

旗鼓文丛

● 新疆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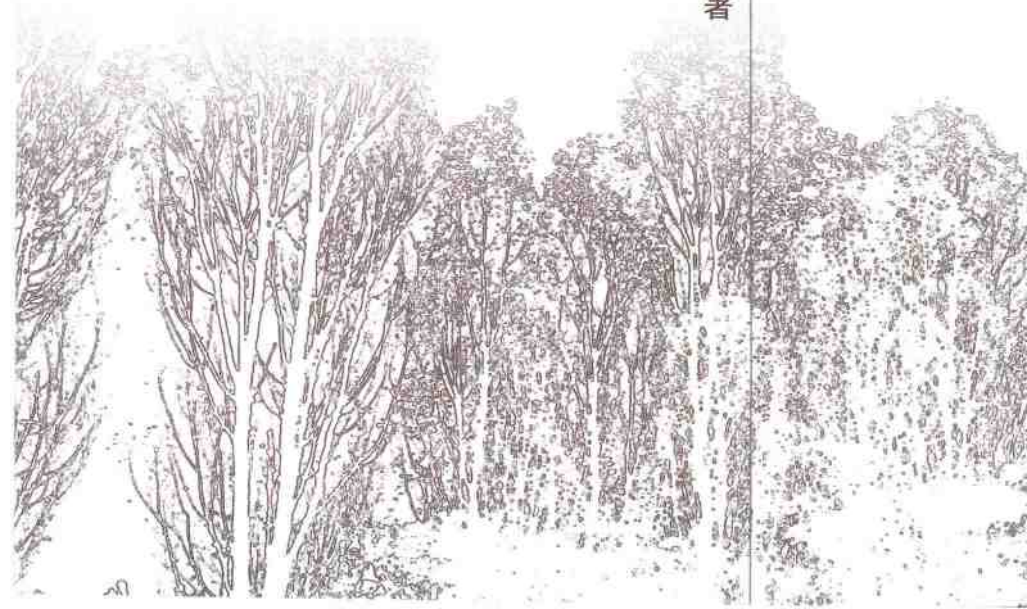
仗似乎打完了，站地医院的情况形在战地更为残酷恐怖。地面上摆在那里，上面躺着下不来的士兵。他们有些还活着。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降到那些流着血的残肢断臂上，落在那些枪伤刀伤处，以及那些尸体上，乌鸦在天空盘旋，并不时有一群降下来，啄食地上的腐肉和烂肉。

连^我和江在这里已躺了一整天，还没轮到给我作手术。军医们在来回奔跑，他们够忙的。他们一个担架一个担架地检查着，尽力使每个人复



生存之一種

● 卢一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之一种/卢一萍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7

(旗鼓文丛)

ISBN 7-228-07374-6

I. 生... II. 卢...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630 号

书 名:生存之一种

作 者:卢一萍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乌鲁木齐军星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插页:4 印张:8.125

字 数:19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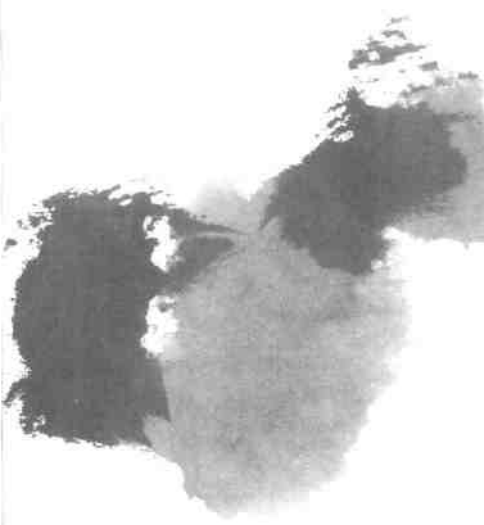
印 数:1—3 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228-07374-6/I·2626

定 价:72.00 元(全四册)

总序

周 潜



旗是军旗，鼓为战鼓，取此意而起名“旗鼓文丛”。旗帜所引，军之方向，方向就是江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这就是对我军文化建设的总要求。鼓角所励，军之士气，士气就是戍守边疆十万官兵战胜一切艰险的立军之本。文丛初衷为建军八十周年献礼丛书，四位军旅作家，或新兵，或老兵，均成长于天山南北，从军于八一辕

门，头顶红星，心怀家国，以驻地为故乡，视人民为亲人。耿耿丹心，化为笔墨；漫漫军旅，留下字迹；寒暑易节，初衷未改；时尚变更，心志难移。

我军是一支有着伟大光荣传统的人民军队，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具凝聚力的军队，十大元勋，千员猛将，历经百战，创造了军事史上的无数奇迹。我爱我军，我写我军，是军队作家光荣的使命和天职。为一支有着八十年历史的光荣军队作史记，写春秋，使命太大，笔墨太浅，所呈献礼，也远不能达其丰功伟绩之万一。

我们还需要深入生活，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政

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期不辜负军区首长和十万官兵的厚爱，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来。

“两三星斗胸前落，十万峰峦脚底青”，这正是昆仑卫士的精神境界。

是为序。

2002年3月9日

卢一萍，原名周锐，男，1972年10月出生，四川南江人。1990年3月入伍，历任炮手、文书、干事、创作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供职于新疆军区创作室。1989年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长篇游记《众山之上》、《帕米尔之书》等，曾获解放军文艺奖。

卢一萍





目 录

1	笼罩
47	如歌军旅
131	二傻
161	生存之一种
211	远望故乡

笼罩

LONG ZHAO





仗似乎打完了，战地医院的情形在此时显得比战场更为残酷恐怖，担架一排排摆在那里，上面躺着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残缺不全的士兵。他们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降到那些流着血的残肢断臂上，落在那些枪伤刀伤处，以及那些死尸上。乌鸦在天空盘旋，并不时有一群降下来，啄食地上的腐血和烂肉。

我在这里已躺了一整天，但还没有轮到给我做手术。军医们在来回奔跑，一个担架一个担架地查看，显得十分匆忙。镊子、锯、针、线、手术刀在他们手中挥舞着，锯掉大腿，缝合刀伤，把流出来的肠子塞进肚子里，给创口塞上药棉，像缝补棉絮一样把创伤累累的躯体缝合好……

腥臭气愈来愈浓。

那些死尸虽然埋得很深，但浓烈的尸臭仍从大地里冒出来。一些锯掉的残腿断臂和挖掉的腐肉，还有沾满脓血的绷带、纱布扔得到处都是，到后来地面的苍蝇越来越多，黑压压地像黑绿色的云。乌鸦遮蔽了天上的阳光，它们“哇哇”的叫声，像澎湃



的污浊浪潮拍击着整个世界。

我的双臂炸断了，身上也不知飞进了多少弹片，鲜血在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血痂。军衣也因为染浸了鲜血而变得像铁甲一样硬。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因为房子里摆不下那么多担架，我和很多伤员都摆在外面。几只乌鸦一直守候在我身边，我已无力赶走它们。

就在我奄奄一息的第二天下午，才终于被抬上了手术台。军医们把我的两支残臂齐根锯掉后，顺手甩到了那黑血斑斑的地上。

我不知自己过了多久才醒来。即使是在夜晚，鸦群也没有散去。但我仍看到了鸦群深处的明月和繁星。我想起了遥远的故乡，想起了日高山脉的莽莽林海，阵阵松涛。我突然觉得自己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既没有忧伤，也没有怀念，心中不禁有些悲哀。

他们虽然极力对士兵隐瞒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但我们仍然知道了。每天都有效忠天皇的官兵面朝东方，切腹自杀。对这些用武士道培养起来的军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战败投降更为耻辱的了。

曾不可一世的一一〇师团此时已元气大伤，颓败之气笼罩了全军，师团长阪村中将现在是要设法将残部尽快撤往沿海。他还不想缴械，他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部队撤离内地。

他命令军医马上毙杀伤员，这是日本人基于古老的武士道精神为战场制定的准则之一。那就是如果必须从一个地区撤退，负责治疗的军医就可以把伤病员开枪打死或交给伤病员一枚手榴弹让其自杀。伤病员在他们眼里好比是“损坏了的武器”——



不再是一个“完人”，因此可以随意处置。

美代沉着脸，从第四号病床起，依次开着枪。那些刚包扎缝合好的士兵有些呻吟着，有些一声不吭，安静地死了。

最后，她来到了我的担架前，我看见她的枪口还冒着淡淡的蓝烟。

“美……代，执行你的任务吧！”我的声音平静而虚弱。

美代举枪的手颤抖着，然后无力地垂了下去。

“开……枪吧！”

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我已这个样子，你……一定要帮助我。”

她枪口的蓝烟已经消散，其他护士正在催她快去集合。

“给我一颗手榴弹，把它放在……放在我的嘴边。”

美代把一枚手榴弹放在我的枕头边，看了我一眼，擦干眼泪，转身走了。

野战医院的枪声停了。只听见鲜血“叭哒叭哒”落在地上的声音。军医们出去后，随即便是从门窗里涌进来的乌鸦、苍蝇以及那些狂吠着的野狗。滴血的声音被乌鸦的聒噪、苍蝇的嗡咽，野狗的吠叫淹没得一干二净。

阪村中将丢下上千具死尸，带领部队仓惶撤退了。他骑在马上，回首望了望无边无际的平原，很不甘心地质叹了一口气。

我在心里默唱了一遍《君之代》，这时，我痛心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想起了已随部队撤离的美代。最后，我用嘴去够手榴弹的拉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咬在嘴里。

但手榴弹并没有爆炸。现在，我才知道这是美代有意留给我的一枚臭弹。“美代，你是不想我死，可我这个样子，又怎么可



能活下来。我已失去了双手,我还能有什么用呢?你应该帮助我,让我痛痛快快地死。”

二

美代是我一九四一年在山西战场认识的,当时,我们联队中了八路军的埋伏,我在战斗中负了伤,是美代给我作的手术。从交谈中,我知道她家住大阪,在东京医科大学读大学三年级时被强征入伍,派到中日战场的——O师团当了一名护士。她那时刚来不久,身上的学生味与军人味混在一起,透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气息,这两种东西同时存在于一个清丽的女子身上,加之她的眼神又总是那么忧郁,使她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喜欢美代。我不敢奢望爱情。残酷的现实告诉我,战争中的爱情像战争撕碎其它事物一样,也会被它撕得粉碎。

就在出院前一天的清晨,美代忽然问我:“清水君,你有女友吗?”

我看了看美代,说:“我爱过一个姑娘,是中学的一个同学,但那时我才十六岁——我是十六岁被征入伍的。我没告诉那姑娘,哦,她叫纯子。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表达我的爱意,就到了这里,再没见过她……。”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但我很快恢复了作为一个军人的常态。

美代沉默了良久,说:“早知这样,我不该问的。战争在摧毁着一切。”

“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只有义无反顾地为帝国的理想而战。”

“帝国的理想……?也许是这样的吧。”



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了。半天,我才迟疑地问:“美代,一定有爱你的人吧?”

美代沉默了好久,才忧郁地说:“是的,他是个诗人,一直从事反战活动,在我被征入伍的前一年,即一九四〇年,他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就被押到马来西亚从事苦力,从此音讯全无,不知是不是还活着。”

“美代……”我想安慰她,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冲动地抓住了她的手,我觉得她的手那么冰冷,我希望她内心深处的痛苦能通过相握的手传递给我,我痛苦地说:“我有时也觉得我们是在做一场恶梦……似乎谁也醒不过来,人们都在为恶梦而迷狂。”

美代抽回她的手,她望了望我,说:“因为战争,爱已经没有了,这太重的血腥,只会窒息爱。”

我低垂了眼睑,我的眼前顿时出现了幻觉。我看到变黑了的血水翻卷着黑色的浪,向青色的大地席卷而去,它所经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裸露的、变得贫瘠的、只有沙砾和石头的荒原。我什么也说不出,只觉得阵阵晕眩。

“明天我来送你。”美代见有人朝病房走来,匆匆地说完,便出去了。

我重新躺好,回想着与美代的交谈。我想,如果没有战争,我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她。我一夜没有睡着。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参加的战争产生过那么深刻的怀疑——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我们究竟又在干什么?我们究竟是在为东亚带来复兴的曙光,带来共荣,还是在带来苦难,带来暴力和野蛮?我不能解释这一切。

天刚亮,我便离开了医院,我突然害怕美代来送我,但我又



害怕她只能看到一张空空的病床。我觉得自己的心忽然空荡荡的。

几年过去了，虽然我们仍在同一师团，但我再也没有见到美代了，我常常想念起她，很多时候我会胡思乱想，想她也许已经被不长眼的炮弹炸死了，或者调到了别的战场。当我最后在这里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时，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自然知道皇军大势已去，这次与中国军队的会战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对于这些伤病员，治与不治都难免一死，抢救包扎一下，只不过是给没有负伤的军人们看看，展示一下所谓的道义而已，因为不可避免的撤退是不可能带上他们的。

正在为我包扎的美代看我苏醒过来，欣喜地说：“你终于醒过来了。”我本来想说：“神灵保佑，让你我再次相见。”因为还有其它医生在，我没有说，手术后的虚弱也使我没有力气说出来。我自然懂得一个没有双臂的士兵极有可能面对的结局。我的脸上血迹斑斑，但我还是尽力透出一丝笑来，回报美代。

美代没日没夜地包扎救治，但这期间，她还是想办法来看了我几回。我的身体在缓慢地恢复。美代每次都是静静地注视着我，她很少说话，她脸上的忧郁更深。

“没想还能……见到你。”我用虚弱的声音说。

“你从没想到要来见我。”

“……不停地打仗，不停地……打，我很想……见到你，我……成天胡思乱想，我以为你……已为天皇尽忠，以为你已调到……其它地方，我……曾希望……自己负了伤，好让你救治，没想……真伤了，没想真……见到了你。这几年，你还好吧……？”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这样的境况里，谁又能好到哪里去



呢？”

“你总还是完好的，这就行了，仗打完了，回到故乡，成个家，过宁静的日子。”

“肉体确实是完好的，而灵魂早已粉碎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宁静的日子。”

“也许……会有的。”

“但愿吧……”美代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三

乱哄哄地有人向我走来。是中国人来掩埋尸体了。乌鸦被惊飞了，成群成群地飞上了天，鸦噪震耳欲聋，吃红了眼的野狗狂吠着四处乱窜。我连忙闭上眼睛，我想让那些中国人把我和那些死尸一起埋了。但那些中国人总是先伏在死者身上听听心跳不跳，是不是仍有气后才往那大坑里扔。他们有些是游击队员，有些是老百姓。

有人把头靠在了我的心口上，我赶忙屏住了呼吸，闭紧了眼睛。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还活着，会怎样对待我。他们对皇军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想他们一定会一下一下地把我砸成肉浆。

一个人在我胸前听了听。我想他一定没有听出来，便等待着他们把我甩到坑里去。没想那人又把头埋了下来，并把耳朵贴得更紧了。听了听，似不相信自己，又对另一个人说：“这鬼子好像还活着，三姑娘，你来听听。”

我在中国呆了六年，已能听懂一些简单的中国话。听了那人的话，我赶紧装死。



另一个人把耳朵贴了上来。我想，她就是那个叫三姑娘的，她的辫子搭拉在我的胸膛上。我听到三姑娘说：“他还有救”。

我觉得自己完了，我一定会被俘虏。向敌人投降是皇军尤其禁止的，是奇耻大辱。这时，要求军人必须自杀，否则就永远得不到国人和亲属的宽恕，——即使因伤处于昏迷时被俘的士兵也是如此。而我现在连自杀也没有能力了。

有两人把我抬到了担架上，他们在抬着我走，我只有继续作昏迷状。

“嘿，真还有个活的。”抬着我的两人一路向别人说着。他们说完后，就总会有人走过来看一看，把头贴在我胸前听一听，然后就发表一番对我是死是活的想法。

尸臭味越来越远，空气变得清新起来。我觉得自己是一步一步地远离了地狱，我深深地、暗暗地吸了一口混有禾香的空气。

记得那天的空气也是带有禾香的，只是恐怖把那空气搞得格外紧张。一队一队的中国人被押了上来，他们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被成串反绑了手，一排排地站在那个坑边上，那个坑是我们强迫那些中国人挖的，现在我们要用这坑来活埋他们。他们被一批批赶下了坑，他们愤怒地大骂着，绝望地挣扎着，其间混杂着孩子的哭嚎，但很快这一切便被黄土掩盖了。

我不明白自己何以想起那次活埋行动，我们在那个坑里活埋了一千零四十名中国人，一度创了活埋人数的最高纪录，受到过上级的嘉奖。

刚到中国，我从没看到过如此广阔的平原，那平原比自己在军舰上看到的大海还要广阔。我满怀新奇，为自己作为一名征